

女儿的第一次远行

罗宗

女儿暑假提出来要一个人去云南。她说：“我和同学约好了，报名参加公益支教团，到大理下面的一个山村小学待两周。”我望着她，脑子里冒出来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不能答应。

她从来没有独自一人出门远行，从小到大上学有人接、旅行有大人陪，就算去超市买东西，有时候还要打电话问哪个牌子好。这样一个在温室里长大的孩子，忽然说要一个人去千里之外的山村待两周，我怎么可能放心？

妻子比我更担心，连夜列了一张清单，防晒霜、感冒药、充电宝、压缩饼干等装满了整个行李箱。她还上网查了那个山村小学的资料，查了支教团的机构背景，又给支教团队负责人打了半个多小时的电话，把能问的都问了一遍。

女儿站在房间门口，双手抱臂看我们忙活，最后忍不住说：“你们能不能别这样？我都已经16岁了。”

妻子想再说点什么，却被我制止住了。那天晚上，我和女儿在阳台上聊

了一会儿，她说：“爸，我总得学会自己出门的。”语气平和，没有赌气的意思。我看着她，忽然发现她好像真的长大了。我点头道：“去吧，但每天要给我们报个平安。”她笑着伸出小拇指说：“拉钩。”

送机那天，她背着一个比人还大的包，拉着行李箱在安检口向我们挥手。妻子红着眼睛一再叮嘱：“到了给我发消息……”女儿笑着点点头，转身走进了安检通道。

我开车离开机场的时候，妻子忽然说：“她刚才没回头。”我说：“她不敢回，回了就该哭了。”

当天下午，女儿发来消息：“我到了。在去学校的车上，山路好晕。”我回复：“喝点水，别玩手机。”她发来一个笑脸。

此后十几天里，女儿每天都会发来几条消息，有时是拍学校的孩子们，有时是抱怨蚊子多，有时候是问一句“爸吃饭了没”。她的声音、文字中充满了

新鲜感、兴奋感，偶尔也会显露出疲惫。我让她多拍点照片发回来，她说：“信号不好，传不上去。”过了大半天，突然传来一连串的照片，她在教室黑板上写着字的照片、孩子们围着她做游戏的照片、山村傍晚晚霞的照片……都有。

女儿回来那天，我们到机场接她。她拉着箱子走出来，先抱了抱她妈妈，再抱了抱我。她的手臂十分有力量，身上带着阳光、青草的香味。妻子在她耳边说：“瘦了。”她推开我们笑着说：“结实些了，在那里每天自己做饭、洗衣，还学会了用柴火灶。”

回家的路上，她讲了很多事情。讲山里的小学生有多可爱，有个男孩每天都提前到学校帮她搬黑板；讲支教团里有个高三学姐，唱歌很好听，孩子们特别喜欢她；讲她第一次站在讲台上的紧张，讲她教孩子们读英语时，孩子们用方言说“老师，我不会”，她一遍一遍地教，嗓子都哑了。

讲着讲着，她突然安静下来，过了

一会轻声说：“爸、妈，我在出发之前一直觉得，去支教就是去帮助那些孩子，但待了两周之后才发现，受益最大的其实是我自己。”

妻子握着她的手，眼眶又红了。我开车，从后视镜里看着她们，女儿侧着脸贴在妻子的肩膀上，外面的风把她的头发吹起来，夕阳金色的余晖照在她略显黝黑的皮肤上，就像一层薄薄的金。

那一刻我忽然觉得，女儿真的长大了。不仅是因为她会自己出门了，能吃苦了，而是她开始懂得，人世间有一些东西是需要走出家门、走到很远的地方，才能看见和理解的。

女儿回房间整理行李的时候，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。她从包里拿出一叠孩子们写给她的卡片，一张一张地看，嘴角始终是微笑着的。那些卡片上有歪歪扭扭的字，有涂得乱七八糟的画，还有用透明胶带粘着一小片树叶的。她们小心地收进一个铁盒子里，放到了书桌最显眼的位置。

越红尘

月嘉关

（接上期）

第十六章

“师傅！”“爷爷！”房婷三人惊喜地叫道。

吕思向老者瞧去，只见他满头银发，面色红润，长身玉立，飘飘欲仙。

刘贤上前施礼道：“在下吴国刘贤，拜见启明仙尊。”

启明仙尊向他微笑道：“世子殿下免礼。”转向吕思道：“你就是近年来轰动武林的玉郎君吕思？”

吕思见启明仙尊面容和善，话语温和，心中顿时多了几分好感，回答道：“在下甚少在江湖走动，也不知为何会被他人议论，让前辈见笑了。”

启明仙尊瞧着吕思道：“少侠何必过谦呢，你连败云、雷二圣，在江湖之中不想成名都难。”

吕思淡然道：“侥幸而已！前辈在这个时候到来必有教诲，在下愿闻其详。”

“少侠直言快语是个爽快之人，既然如此，老夫也就多言相劝几句了。”

“原来前辈也是郭爻请来的。”

“少侠错了，老夫与郭庄主并不熟悉。”

“既然前辈与郭爻不熟，为何要替他说话？”“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。”

“前辈名满天下，居然也甘愿为他人效力！敢问此人是谁？”

“哈哈！”启明仙尊大笑道，“老夫也无须瞒你，托付老夫之人乃是相师许负。”

“是她！”吕思道，“我明白了，她为表侄儿出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。”

“不知少侠可否赏老夫一个薄面呢？”

“难道前辈不知我与郭爻之间的仇怨吗？”

“老夫略知一二，只是冤家宜解不宜结，逝者已去，少侠又何必执着于过去呢？”

“前辈怎可说出这般言语？如你所言，世上就不会有杀人偿命之说了。你不必再说了，父母大仇我不可不报。”

启明仙尊捻须微笑道：“少侠执意如此，老夫只有强行阻止。”

刘贤的脸上露出阴邪的笑容，郭小玉则扭头瞧向吕思，眼神复杂。

此时，从窗户内跃出一人，正是宗婉儿。她见窗外突然多出这么多人，不由得大吃一惊。原来，她趁吕思与郭小玉步出房间之际，偷偷从窗户溜了进去，进了房间后她只顾着寻找自己的宫绦，因此对外面的嘈杂声并未关注。宗婉儿下意识地捂住腰间的宫绦，只想着要如何应对众人的询问。可是她很快发现，对于自己的突然出现，他们就像全然没有看见一般。

宗婉儿长舒了一口气，心中想道：“原来这个姓吕的被仇家包围了，不好，我得赶紧离开，免得被郭府的人误认成姓吕的同伙。”想罢，她从怀中掏出特制的绳索，向对面的房顶甩去，随即借助绳索之力飞身跃至房顶。

她的心中正自得意，突然发现有两个黑衣人正坐在房屋脊背处盯着她，这一惊非同小可。宗婉儿转身欲逃，突然感觉腰间一麻，身体随即瘫软倒下。其中一人在她耳边轻声道：“不许说话，否则我杀了你。”

（未完待续）



投稿邮箱:3304315815@qq.com

艾丁湖的星空

杨亚伟



正午的吐鲁番，阳光如熔金倾泻，戈壁上的热浪蒸腾，远处的山峦在蜃气中浮动。我们抵达艾丁湖时，恰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。吐鲁番友人说，此刻的地表温度逼近70℃，连风都是烫的。可站在这片中国陆地的最低处，却莫名觉得，最酷烈的阳光底下，往往藏着最深的宁静。

湖面泛着银白色的光，像一面被炙烤的镜子，倒映着天空的蓝。没有浩渺烟波，只有浅浅的水洼和龟裂的盐碱地，偶尔有几丛芦苇在热风中摇曳，仿佛在证明生命的倔强。林则徐《塞外绝句》中“沙砾当途太不平，劳薪顽铁日交争”的句子浮上心头，但眼前的景象更显旷远——大地铺展着银白的盐壳，在烈日下闪烁着细碎的光，像无数星辰坠入人间。

沿着湖岸行走，脚下盐壳咔嚓作响，像是大地在低语。考古发现证实，两千年前的丝绸之路商队曾在此歇脚，那时的艾丁湖水域辽阔，倒映着驼队的剪影。如今湖水退缩，只剩下这一小片水域，像一块被时间遗忘的琥珀。蹲下身，指尖触碰盐晶，粗糙的颗粒里，仿佛还藏着古人的足音。

下午3点，我们遇到一位维吾尔族老人正坐在湖边树荫下歇息。他递来一块哈密瓜，瓜肉冰凉清甜，与灼热的空气形成奇妙的对比。“艾丁，在突厥语里是‘月亮’的意思。”老人说，“这湖就像掉进盆地的月亮，白天晒得滚烫，夜里却凉得像井水一样。”瓜的甜

润还留在舌尖，忽觉这比喻与岑参笔下“火云满山凝未开，飞鸟千里不敢来”的酷烈，竟在时空里悄然呼应，但这里的生命并未屈服——葡萄藤在坎儿井的滋养下蔓延，绿洲在火焰山的阴影里生长，就连湖边的盐生植物，也在最严酷的环境里扎下根须。

黄昏渐近，阳光不再强烈，湖面开始泛起金色的波纹。我们登上附近的高坡，俯瞰整个盆地。夕阳把盐滩染成橘红，远处的天山雪峰像一道银线，横亘在地平线上。此刻的艾丁湖，像一只盛满霞光的浅碟，让人想起王维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”的壮阔。

日落时分，湖面的金辉慢慢晕开紫调，最后稳稳沉进一片深蓝。我们离开时，最后一缕阳光正从湖面缓缓退去，像一场没有声响的温柔谢幕。转身远眺，艾丁湖已经化作地平线上的一抹微光，安安静静地卧在盆地的最低处。这片土地好似在诉说：“最低”二字，不过是地理的刻度，而生命的韧性，从不以海拔衡量。就像吐鲁番的葡萄，能在最干旱的土地上结出最甜的果实；就像坎儿井的水，能在最深的暗渠里流淌千年，滋养出绿洲的丰饶。

车驶出盆地时，收音机里传来维吾尔民歌《十二木卡姆》的旋律，悠长的曲调里，仿佛还回荡着艾丁湖的黄昏。这片土地的神奇之处，想来就在于——它能在最炽热的地方，给你最清凉的记忆；在最低的洼地，让你看见最高的星空。